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抗到底

半月刊

第十七期

通俗文藝的三個必要條件(論文)
近作四首(詩)
漢奸自嘆(河南墜子)
募寒衣(鼓詞)
王得勝放步哨(通俗韻文)
送荷妹去前線(散文)
出征(散文)
蛻(長篇連載小說)
記昆明的第一次空襲(通訊)

虛生 馮玉祥 老向 何容 海戈 蘇子涵 老舍 希侃

南京圖書館藏

通俗文藝的三個必要條件

虛生

——地方性，簡單性，統一性——

自抗戰展開以來，文藝深入民衆的口號高唱入雲，可是深入的程度，離理想的標準，還是異常地遼遠。這樣的運動，時間還短，所以還未能普遍地滲入，自然也是原因之一，但是主要的原因，還不在此。

詞彙，語法，體裁，情調，不從廣大的民衆裏面去找，止採自異域的輸入，那自然是阻礙文藝深入民衆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我們近來的作者，也漸漸地都注意到。從這個方向逐漸進行，是不是不久就能普遍地滲入呢？——唯唯，否否，不然。從這條光明的大道前進，能有長足的進步，自然是毫無疑問，但是能交到這樣宣傳的，至多還不過是些受過高小以上教育的人們。在廣大的民衆裏面，仍是不容易滲入。因為什麼呢？因為我國地域廣大，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方言。固然，現在除了蒙古、康、藏、纏頭、苗民、囉囉、哈薩克及其他的小民族有特別的語言外，漢族語言，大致統一；再除浙江、福建、廣東、及廣西之一部方言複雜，不易聽懂，其餘各處，雖說可以分作上江官話區，下江官話區，地方遼闊，而語言與普通話均相差不遠，如果受過相當的教育，走過相當的路程，仔細聽各處的方言，總能明白個大概。但是，無論怎麼樣，沒有受過教育，沒有走過多少路程的人，總還占全國人民的大多數。文藝深入民衆的運動，如果不能走到那裏，離任務的完成，總還算很遠。鄉下的人，除了他們附近幾縣的語言，一概不容易明白，這樣的人實在太多了。可是求深入的文藝，不管是戲劇，歌詠，鼓詞，說書種種，全是聽過就畢，無論懂與不懂，很難有再問的機會。他們不容易懂，就不容易感到興趣。任何的運動，任何的宣傳，豈不是全要失掉它的效力了麼？

我們在我們家鄉，河南南陽一帶，有過一種寶貴的經驗，就是：一次，我們的宣傳人員，用我們通俗讀物編刊社所編的唱本，向民間去演唱，歸結成績很壞，不發生什麼效力。他們開始感覺到地方性的重要，用好幾天的工夫，把普通話同本地話不同的地方，一切全改成本地話。第二次演唱的結果，人民異常地感動，異常地歡迎。按說，我們南陽一帶的土話同普通話相差不遠，只要常常出門，走過一點路程的人，就很容易明白，可是我們要同他們說話，就得經過這樣的翻譯。至于上江官話，下江官話，同普通話差異更大，一般沒有離開過家鄉的人，對普通話就更不容易明白了。不經過一次精細的翻譯，怎麼樣能希望廣大的民衆會懂得呢？

各地人民用各地的方言，創造出來一套抗戰的文藝，自然是很理想的辦法，但是，這件事情急切沒有法子辦到。救急的辦法，却也不難。就是因為創作需要的條件多，翻譯的工作，却比較地容易。我們現在希望各地方熱心救亡的人士，選擇良好的抗戰通俗文藝，用他們本地的土語精細地翻譯出來。遇情調及情節同地方的環境不甚適合的時候，亦可酌量更易。體裁亦可隨地改換，如陝西用郿鄠，河南用墜子之類，每一省中，又可分爲若干區域，翻譯成若干種。文藝加上了地方的色彩，想深入到每個農村的各角落裏面，自較容易。

我們向民衆宣傳，並不能與以複雜的觀念。觀念稍複雜，人民即不容易明白；即使勉強明白，印象也不容易深刻。淺浮的印象，過了數日，即易模糊。我們從事文藝的人，現在一定要捉緊十個八個，頂多也不過十幾個的主要觀念，比方說：日本人數十年來一成不變的以中國人殺中國人的政策啦，日人奸淫擄掠，順民斷無法作啦，好鉄才打釘，好男定當兵啦，日人社會矛盾太多，雖免暴實不足畏啦，兵民合作啦，民衆如何組織啦，不幸陷人後方，應如何作法啦，前進可生，後退必死，前進若死，重于泰山，後退必死，輕若鴻毛啦，……我們用種種不同的文藝形式，描準着這幾個共同點進攻。這樣發展的文藝，有很豐富的形式，民衆就不至于感覺到複述的枯燥。有很簡單的内容，民衆就不至于感覺到觀念的晦暗，印象的模糊。

在抗戰期間，我們對民衆宣傳，簡單的性質，異常重要。因為到戰事結束以後，對民衆的工作，當注意于科學正確知識的灌輸。那時候有比較充裕的時間，自然可以對他們供給些比較複雜的觀念。至于正當戰時，時間迫促，更恐怕他們對於重要的觀念，印象不能深刻，內容不能完全明了。如果主要觀念超過十幾個以上，想使民衆完全把它們把握得太不容易，所以這樣勞而無功的辦法，一定要避免才好。

我們對於民衆所能灌輸的重要觀念既然僅止有這些，如果沒有一個通盤的計劃，一定會鬧出來很不幸的缺陷。比方說：一個地方的宣傳，太偏重于敵人的殘暴，歸結使民衆受到無理由的恐懼；另外一個地方太偏于敵人的弱點，歸結使民衆得着一種很有害的虛矯。我們既是生活在一個國家裏面，我們的利害是一致的，我們需要的行動方式是一致的，我們急需的知識也是一致的。所以我們想，對通俗文藝努力的人，于注意簡單性以外，還應該注意于統一性。

用各種地方文藝的形式，才不致于鬧成這一部分人明白，那一部分人胡塗；把握住幾個主要的觀念，才容易給民衆以深刻的印象；用全國統一步田地，它那神聖的任務，才能有完成的希望。

編輯後記

虛生先生的論文，馮先生的詩，老舍先生的長篇小說，可以不用介紹了吧？

老向先生這篇鼓詞，已經演唱過多次，在重慶的讀者，也許有很多人聽過了。作者在「附記」裏有很詳細的說明，編者不再多說。據編者所知，這篇鼓詞是因爲迫切的「需要」而寫成的。好壞不提，至少是「有用」了。

佗陵先生的河南墜子，是根據九月間報上發表過的一封信「漢奸自白」的信寫成的。那封信長約千餘言，讀者也許還記得報上有這回事吧？佗陵先生發表過意見，反對徒供「鑑賞」的通俗文字；這一篇文章子，希望能在「肅清漢奸」的宣傳工作上有點兒「用」。

海戈先生近來忙於教書，不常寫什麼，這次是因爲「荷姝」要「去前線」，才忙中偷閒，寫了這一篇。

蘇子涵先生跟希侃先生的兩篇文章，紀述後方的兩種「動態」，內容與寫法都不同，雖然「意義」是相同的。

該說一說「自己的文章」了。編者寫這一篇通俗韻文，只是想在那字句上學一點民間文藝的技巧；故事沒有情節，也沒有重心，因此也就沒有題目；想叫做「王得勝在前線」，又覺得把「在」字這樣用不大「通」俗，想來想去，只好硬安上這個題目。（容）

近作四首

馮玉祥

連長徐孝萍

連長徐孝萍，
固守洪山我陣地，
一連傷亡過半數，
堅守陣地不動移。
我軍幹部皆如此，
倭寇如何能逃死！
撼山易撼國家軍難，
今日民族革命須死戰，
咬牙立志與敵拚，
收復失地天未寒！

二七，九，一八。

連長王萬林

連長王萬林，
裹傷殺敵人，
大戰馬鞍泉，
指揮有精神，
殺敵四五百，
決死先決心！

大家都學王連長，
民族正氣定得伸，
前線後方快起來，
殺敵殺敵齊振奮！

二七，九，一八。

營長閻資

營長名閻資，
大戰磨山地，
敵來率隊衝六次，
到底將敵全打退。

革命精神方如此，
同胞齊起把敵致。

爲民族，求解放，
爲國家，爭獨立。
愛國軍人永光榮，
名垂千古萬載香！

二七，九，一八。

重傷六壯士

諸君請靜坐 聽我來開言
六位大壯士 姓名萬古傳
一位尙志成 一位郭德全
一位王春禮 一位劉志遠
一位李逢章 一位尹玉山
他們在軍隊 奮勇與敵戰
有進沒有退 一一重傷還
有的折了臂 有的壞了眼
前方網紮好 後方入醫院
住院沒多時 病傷尙未痊
因見戰事緊 又請上前綫
赤心熱如火 意向極定堅
所得慰勞金 全數都捐獻
歡然歸隊去 立志殺向前
英勇與忠義 舉世很少見
領袖特嘉獎 邀請來會面
備致欣佩意 好言相慰勉
這種現代史 大家須細看
民族求解放 必須努力幹
全國我同胞 請學好模範

二七，九，一八。

漢奸自歎（河南墜子）

佗陵

剛才謝大玉唱了一段梨花大鼓，唱得是「敏子修書」，聽了真叫人掉淚。你想想：日本鬼本來也都是有家有業的，被他們的軍閥拉去當兵。人是早已成了尸灰，太太在家裏還懇勸寫信，盼望他早日回來，夫妻團聚。真個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現在她唱完了，叫她到後台歇息歇息。換上學徒來，伺候列位明公一段墜子書。今天唱一段甚麼呢？唱一段河南的實事，叫作「漢奸自歎」。打起鼓板，開唱一回。

跨海東征膽氣豪 胸藏星斗貫龍韜

太平奏凱歸來日 麟閣功勳姓字標

上場來四句殘詞道罷，且把正書說上一面：

四言詩道罷言歸正傳，且把那殘書表上一番。

東漢殘唐聽得厭，編一段新詞說漢奸。

漢奸本實是新鄉縣，土生土長有田園。

漢奸年長三十歲，身不動膀不搖游手好閒。

二十六年來了倭寇，飛機大砲到了邯鄲。

打過了彰德來到淇縣，新鄉不遠就在面前。

大家小戶都逃難，攜男抱女東跑西顛。

漢奸這裏不怠慢，舅父家中去把身安。

舅父家住鄆封州縣，十年以前作過軍官。

自從北伐沒了官做，扎嗎啡抽白面外帶抽大煙。

漢奸一家來避難，大小五口亂團團。

炕饅甜湯還有拉麵，只喫得舅父眼發藍。

日月穿梭真似箭，轉眼臘月二十三。

祭罷了竈王忙年飯，糊裏糊塗過了新年。

這一天舅父抽罷白面，他把漢奸叫到跟前。

開言便把外甥叫，叫聲外甥要你聽言。

你今年長三十歲，身不擔担手不提籃。

人生在世要把錢賺，才不枉陽世三間走一番。

現如今中國大發到，該着那日本皇軍坐江山。

人說皇軍多慈善，當一回嚮導就給洋錢。

我倆財星跟着財旺，何必株守在家園。

東莊的李伯伯現在鄰縣，維持會會長也算高官。

西村的徐叔叔窮的沒飯，三着兩晃作了縣官。

黃金徧地須要人找，天上掉餅難上難。

我今修書把你罵，李會長那裏撞碰機緣。

僧遇到皇軍垂了青眼，甥舅二人平地登天。

漢奸聞聽心中盤算，不由得一陣喜上眉尖。

舅父的金言甥遵命，且到那維持會看機緣。

二月新春花似霞，漢奸登程一溜煙。

過巷穿村來得好快，維持會不遠就在面前。

紅日旗一面在城樓上掛，有幾個倭兵把守門邊。

未到城門一聲斷喝，
有幾個僑軍來搜檢，
這個說鐵鍊要留在城門外，
漢奸祇剩下衣一件，
好容易檢到了維持會，
等夠了多時說傳見，
李伯伯看來好面善，
大堂上坐定了人兩個，
李會長躬身忙請示，
會長傳言你且住下，
在會中住了三日整，
人喊馬嘶亂成一片，
李會長傳令說站隊，
馬鞍鞍轡穿得整，
眼前來了幾匹馬，
漢奸低聲同勤勞，
若問杉田怎樣打扮，
黃色軍帽頭上戴，
黃色軍服厚呢做，
長筒馬靴黃又笨，
左跨拖着東洋劍，
大口大眉來勢不善，
來到了門前翻身下馬，
眼眉則旋面帶煞，
明晃晃槍刺指在胸前，
週身上下搜了個全，
那個說進城不許帶銀錢，
才把來由說了一番，
央求傳達把話傳，
大堂以上見新官，
只不知爲甚麼不敢開言，
氣饑薰天好不威嚴，
兩個倭奴把頭領，
三日之後聽回言，
這一天門外鬧聲喧，
刺刀皮靴響連天，
一轉身形往外翻，
拱手低頭站在道邊，
馬上的軍官服色鮮，
原來是倭軍少將叫杉田，
聽我從頭說一番，
一簾金線帶着紅邊，
一根皮帶繫腰間，
白色手套握着雙拳，
一根手槍在右邊懸，
兩撇鬚髮像仁丹，
一把拉住了這位新官，
「阿里阿朵」說了幾番。

大踏音反靴朝裏走，
會長一旁垂手站，
噤哩咕嚕說了一串，
少將給你三天限，
特務隊長要精明幹練，
會長答言說有有有，
快快前來參見少將，
回轉身形把漢奸來贊，
杉田起身忙握手，
通事一旁忙傳譯，
委你管南路特務隊，
支那的軍情要你刺探，
每隔三天來報告，
你舅父派爲總隊長，
先給你百元辦公費，
漢奸磕頭叫搗算，
見了舅父細說一遍，
甥舅二人不怠慢，
三天一報軍情事，
流水光陰催人老，
報告報了七十次，
按下了漢奸且不表，
他母是後娘多惡毒，
他的妹婿英雙十歲，
來到大堂坐中間，
杉田有話便開言，
通事在旁把話翻，
趕快組織特務機關，
還要忠實討好兒男，
扭轉頭來叫漢奸，
大人見喜立刻升官，
這就是忠誠的好青年，
「油葵西油葵西」說了幾番，
少將有令要你聽言，
大隊長職務不非凡，
支那的軍隊要你感煽，
軍情地理寫周全，
甥舅二人一起爲官，
將來送賞鴉片煙，
辭別了少將轉家園，
舅父聞聽喜笑開顏，
急急忙忙組織漢奸，
每月真領大洋錢，
夏去秋來過了半年，
洋錢拿了整一千，
再表表漢奸的舊家園，
他的妻米氏女美而賢，
閨中待字女孀娟。

小弟弟增生年紀淺，
舅母所生兩個女，
自從甥舅家後，
對指望發財回家轉，
那一天八月二十風和日暖，
大隊的倭軍開到縣，
舅父家本是深宅大院，
領隊的倭奴能說華語，
快快搬柴燒火做飯，
有好的花妮找幾個，
舅母一見吓黃了臉，
要吃要喝給你備辦，
怒惱了倭奴抬起腿，
二連聞聲出來看，
米氏環英渾身打戰，
倭奴一見紅了眼，
這一個拉住了米氏女，
環英轉身剛要跑，
二連年輕膽更小，
倭奴一齊發了獸性，
四個花妮殺豬的喊，
舅母一見吓掉了膽，
跪倒流平苦哀告，
領隊同倭奴沖沖怒，

大象屬鬼整十三，
一叫大連一叫二連，
婦孺七口守田園，
又誰知殺身禍就在眼前，
村外一陣鬧聲喧，
大小村莊禁營盤，
四十名倭寇往裏鑽，
拉住了舅母把令宣，
預備溫湯洗澡間，
慰勞皇軍放心田，
大人老爺喊連天，
要找花妮難上難，
把舅母踢倒地平川，
閨房內奔出了小大連，
找一個柴禾柴往裏鑽，
餓虎撲食趕上前，
那一個抱住了小大連，
一槍托打倒在地平川，
跪在當陽叫老天，
拖拖拽拽奔了房間，
倭寇進房又把門關，
後母聞聲心似油煎，
大人饒命喊連天，
罵一聲亡國奴要你聽言。

你家男做特務是皇軍奴隸，
你再敢抗皇軍不知體面，
老婆子一聽抖了膽，
老身今天閉了眼，
站起身形朝前奔，
猛聽得屋門開了兩扇，
這屋裏拖出了環英女，
米氏大連拉出當院，
老婆子一見悲聲放，
耳邊痛又聽得一聲慘叫，
米氏環英在地上滾，
只有大連死得苦，
老婆子一見一聲喊，
打腦撞頭要拚命，
一腳踹在流平地，
六條死尸拋在當院，
運走了煤柴和米麵，
出得莊來一把火，
不言這漢奸家中遭了橫禍，
他本是漢奸的姨表弟，
游擊隊中當隊長，
事機不密有了失閃，
受盡非刑要問斬，
央求了李徐兩奴隸，

你家女慰勞隊分所當然，
立時刻刻刀下命染黃泉，
破口大罵狗賊男，
那怕你洋槍下一命捐，
嗚裏嗚裏奔了屋前，
一羣倭寇往外蹶，
那屋裏抬出了小二連，
只見她衣服不整氣慚慚，
我的兒我的肉我的心肝，
一槍刺扎死了小二連，
撲撲兩刀命染黃泉，
四個月懷胎不周全，
抓住了倭寇死糾纏，
怒惱了倭寇逞兇殘，
刺刀一舉命歸陰間，
一聲口令出了莊前，
運扶走增生小兒男，
只燒得片瓦無存一股煙，
回頭來表一表劉玉山，
人材一表有心肝，
要把那倭寇趕出關，
被獲遭擒送與杉田，
這邊廂驚動了老漢奸，
星夜飛奔去見杉田。

也是那忠良有好報，
半夜裏脫逃了劉玉山。
杉田聽說沖沖怒，
麻繩綁起了三個漢奸。
一邊打來一邊問，
罵一聲亡國奴要你聽言，
我皇軍待你們那些不善，
絕不該裏應外合惹禍端。
你本是支那人反把國賣，
全不想你祖先葬在中原。
我皇軍利用你本是走狗，
吃罷飯不看門裏鉤外連。
似這等反覆無常真正賤，
有人飯給你吃實在太冤。
叫過來兩旁的刀斧手，
一刀一個結果完。
三個屍身拉出當院，
無情烈火把他燬。
這才是人財兩空白送命，
死無有葬身地遺臭萬年。
不言這老漢奸死得慘，
悶頭再表小漢奸。
這幾天他正在溫孟兩縣，
刺探軍情把報告攢。
葉落秋深看看九月，
猛然問本村人又罷信傳。
甥舅兩家遭了大難，
闔家老小命喪黃泉。
你舅父老漢奸死得慘，
李伯伯徐叔叔也把命捐。
漢奸問聽心驚胆戰，
好一似水澆頭刀刺心尖。
實指望富漢奸官高爵顯，
又誰知這倭奴毒辣心肝。
看起來喪天良沒有好報，
有甚麼狗頭面去見祖先。
倒不如撞石頭尋個自盡，
猛然問思想起未免太冤。
有國難和家仇全都未報，
七尺軀尋短見怎對皇天。
對不起繼母娘環英小妹，
對不起米氏女結髮嬌姑。
對不起舅母娘龍鍾老邁，
對不起兩表妹大蓮二蓮。
對不起小增生無有下落，
對不起半年来陷害忠賢。
咬緊牙根雙腳躲，
不殺盡倭奴不回還。

月落星稀剛夜半，
改裝易服巧打扮，
溫縣逃出了小漢奸。
渡過黃河來到靈縣，
裝一個叫化子渡過河南。
颶風沿途風沙暗，
在黃昏偷渡過虎牢關。
有漢奸到鄭州下了小店，
來到了鄭州城暫把身安。
這才是有家難投有國難奔，
身無衣服無食手內無錢。
聽譙樓打罷了一更鼓點，
孤鏡獨對好心酸。
萬種愁腸千般悔恨，
一雙熱淚落胸前。
聽譙樓打二更星回斗轉，
舉目無親對誰言。
我好比夢中人醒了春夢，
還有那夢未醒許多漢奸。
我何不寫封書把他來勸，
現成的好榜樣就在目前。
聽譙樓打三更寒風撲面，
有漢奸鋪紙筆修寫書篇。
上寫着拜上多拜上，
拜上報館主筆高賢。
我本是好國民素稱良善，
萬不想在新鄉當了漢奸。
漢奸當了七月整，
全家大小不周全。
奉勸國民把國愛，
漢奸的下場苦過黃連。
下款寫「該死人」百拜上，
要想寫真名姓實在無顏。
聽譙樓打四更過了夜半，
漢奸的書信寫周全。
封好了信封人困倦，
譙樓又報五更天。
出了店門沿街轉，
要到郵局把信傳。
猛聽一陣人聲亂，
原來是游擊隊轉回還。
爲首的隊長騎大馬，
却原是表弟劉玉山。
漢奸一見羞紅了臉，
我個地跪在裏邊。
一樣的堂堂男兒漢，
他做人我做狗好不心煩。
扭轉身形城外圍，
到不如跳黃河把命捐。
眼前發黑腿一軟，
咕咚栽倒地平川。
這才是有錢難買後悔藥，
一失足千古恨抱憾終天。
我一言唱不盡漢奸自欺一個小段，
願列位齊心抗日留芳萬年。(完)

新編 募寒衣

(教育部民衆讀物組稿)

老向

時到深秋天氣涼
軍人抗戰着軍裝
清晨夜晚風吹冷
不久沙場降嚴霜
戰士前方拚血肉
後方供給理應當
國民天駭君莫忘
必須要全體動員挽救危亡……
要捐助寒衣送上前方
我表得是重慶的市民愛國的情緒澎漲
募寒衣熱心捐助免得戰士受寒涼
那日寇似豺狼奪心妄想
派獸軍蠶食鯨吞我們中華大邦
殺強敵必須要大家的力量
抗戰也不分前方後方
出錢出力都是一般樣
今人應比古人強
忠義二字傳國粹
忠民義士慷慨解囊
想當年鄭國強高是個小販

天生義胆與忠腸
獻牛定計秦兵退
愛國的商人姓名香
楚國子文是位令尹
愛國愛民是忠良
到後來全包財產助軍餉
楚國強勝爲上邦
誰不知漢朝有位義卜式
他在那山坡草地牧牛羊
諸君們莫要小看這位牧羊的漢
三次獻衣又獻糧……
他也曾幫漢朝遠征西域
他也曾幫漢朝拓土又開疆
這無數的古人都是些個好榜樣
一位位毀家紓難……
萬古流芳……
千載把名揚
這而今有條義路大家走
就是那前方短少禦寒的衣裳
望諸君傾囊捐助人人要比賽

這件事關係着國家興亡
曾記得明朝末季鬧流寇
又有滿洲擾亂邊疆
那時節崇禎皇帝缺少兵餉
派太監跟動戚大臣去借錢糧
那些大臣正然飲酒把花賞
叫來的名花妓女唱蟬腔
聽說是王承恩來借兵餉
一個個躲的躲來藏的藏
席間只剩一位周國丈
王承恩見禮已畢把來意說端詳
實指望周國丈沒藏躲一定有希望
況且是皇帝的老丈人理應更得幫忙
又誰知這位國丈天生是個混賬
反道說皇上無福帶累的民遭殃……
就坑殺了我的姑娘
國丈又說你要借餉別處去借
我的家中人口衆多也正鬧錢慌
王承恩含淚告別又到宰相府
見宰相正陪着姨太太在床上耍烟槍

宰相公早晚得王承恩是宮裏的紅太監

您看他笑臉逢迎巧語花腔

王承恩說國家將亡宰相反作樂

多虧你素日稱忠良

口頭上忠義無濟於事

請相爺借銀子十萬發放軍糧

宰相說銀錢都歸太太太執掌

當時我可不敢作主張

你老人家千萬莫怪……

多無原諒

我現有一兩紋銀請你帶在身旁

王承恩聞聽此言大失所望

出相府又到富戶去告幫

當時富戶成千成萬

俱都是一毛不拔鐵打的心腸

衆三軍無衣少食焉能去打仗

大明江山從此一旦亡

明朝滅亡不必細講

再表表北京坐下李闖王

拘捕來動賊大臣足有五百個

又拿來紳商富戶也有一千雙

表面上好言商議籌劃軍餉

不過是勒索金銀與儲藏

這些個人仍然巧語都說是沒有銀兩

才怒惱了李闖王拍桌案氣昂昂

手指衆人吩咐兒郎……

你們與我嚴拷問……

誰要沒錢在刀下亡

(豁)這些瘦鬼變成肥羊

可恨那當朝一品大宰相

獻出珠寶五千箱

可恨那皇帝至親周國丈

抬出金銀一萬多缸……銀票十萬張

大臣富戶都被抄沒

嘆只嘆好好的金銀變成賊贓

李自成一見金銀珠寶哈哈大笑

手指着衆人罵不良

大明朝有你們這夥黑心貨

錦綉江山怎們能夠不滅亡

你們可知前綫的官兵挨餓又受凍

你們還要盡情作樂安然在後方

常言道惡人只有惡法治

(來)把他們倒剪二臂懸房樑

一邊打來一邊罵

這時候挨打的人兒悔難當

那時後悔中何用

救國應救國未亡

台灣高麗前車可鑑

亡國的滋味實在苦難嘗

現如今小鬼更比流寇狠

最後的關頭大家爭強

天寒風冷思戰士

戰士受寒怎不心傷

捐助寒衣抗戰一個樣

勸諸公努力徵募貢獻前方

萬衆一心力量大

後方民衆多於前方

四川人口七千萬

百萬棉衣不費周章

老爺們少喝一杯白蘭地

少爺們少吃一包外國糖

小姐們少用半盒胭脂粉

大家少穿一套新西裝

公務人員作領導

捐薪製衣辦法良

商人愛國更比別人重

賺十塊只當賺了五隻洋

你是文人多把文章寫

稿費捐助也應當

勸大家節衣縮食多捐助

該吃肉的只喝湯

省下錢來買衣料

婦女縫衣白幫忙

捐不起衣料捐針線

捐點總比不捐強

我說書靠着嘴吃飯

今天白唱理應當

但顯得大家捐助莫要觀望

但顯得大家捐助慷慨解囊

但顯得此寒衣早日縫紉上

但顯得此寒衣早日到前方

那時節眾戰士感盛情齊心把陣闖

才能夠殺退日本打到東洋

這一回募寒衣學徒我演唱

望諸君踴躍捐助把抵抗力加強

早日收復故鄉(完)

(附記)閉門造車寫鼓詞，出門不能合唱轍。而會唱鼓詞的往往限於知識，限於職業，又多半不能寫。理想的辦法是寫詞與唱的互相爲師，使寫出來的不失於太書墨氣，唱出來的不失於太江湖氣。

這一篇「募寒衣」是十月十七日那一天倉卒寫成，下午拿給唱京音大鼓的富少勛(山樂日)去排練，再三告訴他「可以自由改正無須顧忌」。他爲人很直爽，沒有江湖上守祕密的惡習，所以能夠按着他自己的意思更動了好幾處。到了十月

十六日便在文藝協會試唱了一次，聽的人有張道藩先生李一非先生，和老舍同容張默生諸兄，又逐字逐句的談論了一番。十月二十二日，富少勛董連枝他們爲前方將士募寒衣，貢獻一日所得，便正式的唱出這篇「募寒衣」。有幾處很得到聽衆的熱烈鼓掌。但是這不是寫的本來好，而是富少勛改的好。

(一)我原文「望諸君傾囊捐助要比賽，人人關係到國家興亡。有一輩漢奸且不講，認識作父喪天良。有一輩無知男女，花天酒地鬧排場。一提到捐助他把雙眉皺，好似新遭父母喪。這樣的蠢人古時有榜樣，明朝末年史書詳。明朝末年鬧流寇……」富少勛縮爲「望諸君傾囊捐助人人要比賽。這件事關係着國家興亡。曾記得明朝末年鬧流寇……」。這就證明我寫的太書墨氣了，以爲先刺聽衆一下。再舉出實例來。沒想到唱的人可不便有這過於刺人的句子。

(二)我原文「拘捕了勳戚大臣五百個，捉拿的富商大戶一千雙，嚴刑拷打嚴刑問，逼索金銀與儲藏。好話說，個個苦窮都稱瘦鬼，經拷打個個變成了肥猪羊。」富少勛把這一段改得最賣力氣，也最好。改文是：「拘捕來勳戚大臣足有五百個，又拿來紳商富戶一千雙。表面上好言商議籌劃軍餉，不過是勒索金銀與儲藏。這些個人仍

然巧語都說是沒有銀兩，才怒惱了，李闖王，拍桌案，氣昂昂，手指衆人吩咐兒郎，你們與我嚴刑拷問，誰要沒錢刀下亡，(俗)這些瘦鬼變成肥羊。」頗有點鐵成金之妙。

富少勛說：「你們把一座樓房蓋好，我給粉一粉，掛一掛字畫兒。」這個比喻也深得大家合作之旨。十月二十三日老向記。

善意的忠告與至理名言

容

有些朋友在討論一個問題的時候，常把問題以外的話拿來說。比如討論「通俗化」問題時，他便提出：「但是，也不能因爲要通俗，就把文化的水平降低。」這真是一個善意的忠告。很好；假如他是一個主張婚姻自主的人，我也要給他一個善意的忠告：「但是，也不可因爲要自主，就把雙方的父母都殺掉！」

同是這一個問題，有些朋友會提出這樣的至理名言：「只是形式通俗還不成，還得注意內容。」假設要跟他們討論婚姻問題，我也要提出一句至理名言：「只是兩人相愛還不成，還得是一男一女。」

抗日通 王得勝放步哨 教育部民衆 俗韻文 讀物組稿 何容

濛濛細雨月無光
敵我對壘在戰場
點點槍聲村犬吠
秋風吹送野花香
表的是衛國的戰士王得勝
今夜晚警戒敵人在山旁
久經戰陣胆兒壯
從容沈著不慌忙
眼瞧着敵人心細想
當年的事兒記端詳
自幼生來咱好打架
不願意念書作文章
一十三歲把學上
老師的手板兒咱先嘗
手心腫起一寸厚
腫着眼睛不開腔
學堂上了三年整
寫出字來不成行
俺爹說教不嚴來師之情
老師說東家教子無義方

俺自己覺得也怪羞愧
這才當兵去吃糧
當兵可如了我的願
不愛別的我光愛槍
平生打過多少仗
也曾掛彩受重傷
到而今升官發財咱全不想
就盼着跟日本小鬼幹一場
可恨那日本軍閥不自量
一心要把中國亡
佔我土地還不算
殺燒奸淫太無良
常言道王八好當氣難忍
人有志氣鐵有鋼
爲人爭的是一口氣
神仙也只爲一爐香
日本軍閥你錯算了賬
你錯把猛虎當做綿羊
佔了便宜你沒有夠
這一回給你個苦頭兒嘗

不是老子我吹牛腿
要講打仗比你們強
老子生來就沒害過怕
敢跟你手拉手兒去見閻王
老子上陣就要拚命
你們上陣先哭娘
俺手提着腦袋走天下
哪時拋掉也無妨
人活百歲也是死
爲國犧牲有榮光
拼着俺的血和肉
築起城池萬里長
殺你一個俺剛夠本兒
殺你三個賺一雙
中國人多你人少
看他媽哪國先死光
你他媽有兵你儘管調
來到中國你活不長
人來送死不用上稅
燒成骨灰你往回裝
活的來了你死的去
一年倒省下幾石糧
死鬼總不能再打仗
沒聽說骨灰會拿槍
飛機大砲有處買
三天你造不出小兒郎
越死越少你無兵可調
看是我亡還是你亡
你小子心裏明白裝混蛋

胳膊折了袖子裏藏
下壓你們的老百姓
下欺你們那傻天皇
你專會說謊報虛賬
再不提臨沂台兒莊
有朝一日你挺不住勁兒
看你小子怎麼下場
逃到深山饑野獸
野獸不吃嫌你饑
跳在東海把王八餓
王八也嫌你肉不香
你說他媽你怎麼稀死
你是吃信啊還是懸樑
自殺的鋼刀你早準備
到那時切破肚皮太開腔
王得勝越思越想越惱恨
猛然間敵人陣地起火光
又聽得殺聲隨着火光起
原來是摸營的弟兄到了敵方
我軍趁勢往前上
內外夾攻敵人慌
跳進戰壕殺倭寇
殺得倭寇無處藏
大刀槍刺手溜彈
打發小鬼回東洋
王得勝一排弟兄更勇敢
殺死倭寇十八雙
步槍奪獲三十六
外帶兩挺機關槍
這一回夜襲打個小勝仗
到明天全線出擊再開場

送荷妹去前線

海戈

荷：

我是抱着慚愧的心情向你說話。

從上海逃回來，於今整整一年，在不幾天以後，你便要上前綫去服務了。

母親捨不得你，弟弟捨不得你，蘊姊捨不得你，我自然也捨不得你。

我們一家共總只有這五個人，七年來和九一八以後一樣的中國在風雨飄搖中過着生活。我會拋棄你們，身上只有二十四塊大洋錢裝在貼身的汗衣口袋裏，從尚未完成的成渝馬路去到重慶，去到漢口，去到北平，又毫無辦法地轉回四川，又再去上海。七年來我跑了許多地方，你們却也不知道受了幾多辛苦！

滿以為這一回一家人可以得到團聚，彼此互相安慰那年老多病的母親。

然而生活的重擔已經被指定長年放在我的肩頭上，去年我回家的第二日，便又開始重溫這執鞭的生活了。

然而，爲了爭民族的生存，你要去前綫服務了，爲了更需要人服務的傷兵，爲了更需要人運送的戰地用品，爲了更需要安慰和鼓勵的戰地

民衆。

八一三抗戰展開時，你的蘊姊是住在江灣的市立體育專科學校，她於我，老實說，是一個極大的累贅；雖然她也去做了幾天看護，但終於過不慣那種生活，嚷着要回川。母親一方面是擔慮着我們的危險，一方面是記憶六年未見的兒子，一年多未見的女兒，所以迭電催歸。我呢，是以爲千萬不能錯過這個偉大的時代，我要換過我那諷刺的筆尖，變作犀利的矛頭，去刺殺敵寇的胸膛。會同陶亢德林憾盧兩先生切實商量戰後我們的共同生活法，會向大公報廣告部董××先生借過赴前綫去的新聞記者證，可是敵不過「後方平靜」的誘惑，經不起縲的催促。終於在八月卅一日在上海西站搭車歸來了。

蘊和你是我的兩個僅有的成人的妹妹，以資質來說，她是比你聰明，無論寫文字，處人情，你都不及他；但她的胆量却比你小，幼時被父親過於喜愛，也顯得有幾分嬌氣，所以她能逼着我回來，而你却能離開我和母親而遠去。

自從在故鄉執着了教鞭以後，我重感到抗戰期中後方教育事業的重要了。我不敢說這一年來

我對於學校裏有任何貢獻，但至少我是看出許多應興應革的事情，並且感到自己置身其中，還並不如何濫竽，還可以從工作中學習，繼續教下去；但是在用心用力向一般青年們大聲疾呼時，却沒有機會來教訓和你，連每期小學成績最壞的弟弟，也毫無時間來過問，讓他留了級了。

你是今年上期在初中畢業的。你那班四十幾位同學，小部分在設法升學，大部分仍在故鄉，有的似乎在趕製她們的嫁衣了。只有你和莫小姐二人，竟不顧一切困難而考入了戰地服務班。

只有你，在這受訓期中，得着兩小時的假期，必定要來看看我，笑着說：「生活緊張得很，和在學校的時候完全是兩個樣兒。」

只有你，從來不抱怨，不後悔。

荷！我知道你對國家，是下了決心要盡你的職責的！

你要預備填補你的哥哥因了擔負重擔而不能上前綫去工作的缺憾，你要洗去你的蘊姊因胆小不能離開親人而上前綫去的弱點。

到前綫，確實是夠辛苦的，那兒有嚴冬，有酷暑，有崎嶇的山嶺，有轟隆的砲聲，有可怕的毒氣，有面目猙獰的敵人；但是，憑了你比較結實的身體，是可以克服自然的冷酷，憑了你勝過普通男子的胆量，是可以戰勝惡魔的一切；而且

你從小就不大生病，有「福將」之稱，我相信你的福氣會帶到我們的衛國將士之前，大家在無病的愉快的勞團中去衝殺敵人！

但有幾件事你必須注意的。憑我的淺薄的知識這樣告訴你。

首先是對於傷兵，要盡量的和氣，忍耐。傷兵因了他創傷的痛苦，是最容易暴燥失常的，你得好好的替他們裏紮。你在裏的時候，如果卅歲以上的，你當他是長輩，若只有二十來歲，你便當他是我一樣，——我知道假如我生病，你一定很仔細的服侍我的，何況我是我爲了抗戰而帶傷呢？最近蔣夫人會去前方傷兵醫院，親自替傷兵裏傷，一連裏了六七個人，一邊裏一邊安慰他們，你想戰士們能忘掉他們的痛苦嗎？傳說清朝康熙帝巡江南時，有一次偶爾在一個廟宇中，撫了那住持僧的左肩一下，後來那僧人是在被撫處撈了一隻龍，以作紀念的。無上進觀念的僧人，尙以最高地位者的一撫爲榮，何況我們那些極有國家觀念的壯士，他們更會終身記得他這次的光榮的創痕的。你雖是一個平民，但你至少可以代表後方千千萬萬的女同胞，向他們慰問，替他們細心地，耐勞地包紮傷口，那些無數的替戰士服務的手，都在你那十個指頭上。

其次是搬運戰地用品，要格外地小心，盡責

。戰地用品，我雖不能一一地告訴你，但沒有一件不是重要的，無論在甚麼時候，只要奉到命令，不顧一切，你得辦到。有時於匆忙之際，你還得靜下心來想想。前綫需要些甚麼東西，搬運要如何才能便利，想好了，同你們班上的同志們商議，或向長官說明，或自動地準備舒齊。自然，你究竟是女子，實在不能勝任的工作，倒不必勉強去做。

至於宣傳和激勵民衆，我知道那雖不是你的專長，然而你總喜歡盡你的氣力。譬如在學校裏，因了被任爲童子軍中隊長，喊喊口令，你會把嗓子唱破，至今都還不能復原。要知道在台上宣傳往往不及雜在羣衆中個別談話來得踏實可靠，而且你們的國語（普通話），都不純熟，放了嗓子吼，恐怕反而會引起人家討厭的。以事實來取得民衆的熱愛和信仰，其效力既能永久而且逸趣橫生。川軍在山西得到民衆的歡迎，那裏是因了口頭宣傳的關係呢？我希望你們這戰地服務班，能夠多做些對於戰區民衆實際有益的事，爲他們除却許多痛苦，而同時你們自然也會不覺得「身在異鄉爲異客」了。

荷！轉眼中秋就要來了，雙十國慶也來了，而你們偏偏就擇着這團圓的佳節離開故鄉，這是一隻刺，明白地告訴人們在全面抗戰的時候，無

所謂前方後方，亦無所謂團圓，亦無所謂國慶；爲了將來的若干年代的佳節起見，我們只好拋棄今日這只是「虛有其名」的佳節。

你在前天對我說，甚願媽媽從成都趕回來，我也從學校回到家裏，乘着你特別假期數日之便，一家人團聚一次。我以爲也可不必了，我們可以抱着慚愧的心，在後方等着你回來，痛快地多聚些時日。

荷妹！你別忘了在他日歸來時，給我帶一件從敵人身上得來的勝利品！

介紹戰時讀物

文藝月刊

中國文藝社編

彈花

趙清閣編

文化週報

彭芳草編

出征

蘇子涵

十月五日這一天清晨七時，大街小巷已經掛滿了國旗，迎風招展，紅成一片，映着秋天的太陽，更覺鮮妍，令人發生欣悅莊嚴之感。

原來這天是成都市各界民衆，歡送從西昌開來，接着便要轉道東下，出川殺敵的陳良基師趙學周旅，所以不約而同，大家懸出莊嚴燦爛的國旗來。

公共體育場已站滿了歡送的羣衆，這裏面有現役軍人，有殘廢軍人，有公務員，有黨員，有學生，有商人，有一般羣衆，各人舉着各人的國旗，各人舉着各人獻給出征健兒的旗幟，五色相間，如火如錦，把公共體育場裝點得異常美麗。

——各團體獻旗如下：青年抗敵後援會：「搶救大武漢」！婦女抗敵後援會：「爭取民族解放」！學生抗敵後援會：「掃蕩倭寇」！戰時學生旬刊社：「殺敵致果」！婦女慰勞會：「爲國忘家」！大衆抗敵宣傳團：「發揚川軍光榮」！圖書業業餘歌詠團：「冒着敵人砲火前進」！羣力社：「不殺日寇，誓不回川」！大聲社：「以血肉保衛祖國河山」！星芒社：「爭取最後勝利」！四川日報社：「你們前去了，我們就跟上」！大衆壁

報社：「戰！戰！戰！殺！殺！殺！」

大概是在午後一時，趙學周旅已抵省的二十一個連，整隊開到公共體育場，他們雖然在山地中跋涉了許久，然而他們的精神一點沒有疲憊，仍是那樣奮發，仍是那樣振奮。看！行列是那樣的整齊，雄糾糾的健兒拿着自己的武器，插上全副應用的物件，面前一排一排的列着殲滅敵人的重機關槍，軍官們全騎着馬，站在行列的前面，靜聽着主席台上預祝他們勝利歸來的祝詞。而在台上的陳良基師長，只看他那兩撇八字鬍鬚，已覺得威風凜凜。

在祝詞，答詞，獻旗，受旗儀式終了之後，第一聲鞭砲響了，軍樂隊前導，接着是「歡送出征軍人」的大蘇，陳在大蘇後面，是歡送出征軍人的各界民衆，再後面是十數面顏色旗幟，迎風招展，再後面是陳良基師長，引導着二十一個連的健兒，肩着槍，踏着整齊的步伐前進。一字長蛇的隊伍，翻翻滾滾從公園裏走出來了。

歡迎者的歌聲響徹雲霄，被歡送者號音和相應，馬路兩旁人山人海，鼓着掌歡送出征的健兒，鞭炮聲更不絕於耳，到處都迷漫着火藥味。

於是：歌聲，號音，鼓掌與鞭砲聲，和成一曲雄壯的交響樂，這種交響樂能使任何人感動。

當隊伍走到東御街時，一個坐在人力車上穿着黃色服裝的青年，看見隊伍來了，猛的跳下車來，立正，滿臉嚴肅之色，不住的鼓掌，於是引起更熱烈的掌聲。在走馬街，一位白髮白鬚的老人，看見隊伍過來，也非常感動，口裏喊着：「去殺日本鬼子呀！」手掌也拍紅了。這位老人引起不少人的共鳴。

一字長蛇的隊伍，奏着雄壯的交響樂，通過人山人海，慢慢的走到牛市口，已經四時了。歡送者與被歡送者互相致了敬禮，慎重而別，長征者踏上征程，歡送者仍各人回到自己的崗位。

這天，歡送出征軍人這件事掀起了整個成都，使一池死水動盪起來，這裏那裏，全談着這件事，這個那個，也全談着這件事。

熱情的交流。



第十二

(1)

車什麼時候開？沒人知道。因為這樣沒把握，所以樹人們纔不敢多在站台上說閒話兒，萬一車忽然走了呢！他們都擠進車去。車裏還是那麼亂，那麼擠，可是他們的脚尖像是已經受過訓練，很準確的東點一下，西點一下，把自己安插在可以站立的地方。讀地圖的青年，把自己的地位讓給了牧乾。

「在死的前夕，對女人還應當客氣！」他極費力而又極老到的說，並沒有一般年輕人因說了句俏皮話而得意的神氣。

牧乾很想不坐下，而且要還給他一句漂亮的話，可是她真打不起精神來；像個小貓似的，她三下兩下把身子圍起，在極難利用的地勢，把自己安置得相當的舒適。看看自己的鞋尖，看看左右，看看朋友們，她一會兒覺得一切都生疏，一會兒又覺得事事都熟悉，心中又清楚，又胡塗，難過而又無可如何。慢慢的，她眼前的人與物迷糊了一下；勉強睜開眼，又閉上；閉着眼，有意無意的拉了拉衣襟；不放心而身不由己的人了夢境。

(2)

樹人們的眼慢慢的也很費事的纔能睜開。他們再不能保持着站立的姿勢。無可如何的，他們把地下橫着的腿，東搬起一隻，西挪開一條，像撥摟柴草似的，給自己清理出可以坐下的一塊地方。只有讀地圖的青年還有精神，還想陪着大家談論，好像熬夜不睡也正是他打算自殺的一個方法。見大家都坐下打盹，他又並不強迫他們和他說話，他獨自愣一會兒，都癱一會兒。

夜在作夢的人心中只是那麼一會兒，像片黑雲似的隨風飛去。車裏的人隨着晨光漸次活動，有的猛然坐起來，楞着，楞了半天，纔明白過身在哪儿，又無聊的倒下去。有的閉着眼念道了一些什麼，咳嗽一陣。有的把手從別人的身下抽出來，枕在自己頭下，嘆口氣。有的打着虛空而委婉的哈欠，把手碰在別人的身上。這些聲息，這些動作，教沒有動靜的人也感到夜的逝去，雖然懶得動，可已不能安睡。慢慢的，有人走下車去，慢慢的，更多的人走下車去。沒地方去洗臉，到處可以撒尿。大家東一個西一個的對着薄薄的晨霞，開始奇怪為什麼車還停在這個空寂的小站。車站上沒有人，車頭上微微發着點白氣，一條瘦狗慢慢的在車輪旁嗅嗅隨走。幾片碎紙在軌道間輕輕的動，小風一陣陣的很涼。

兵士們幾乎都下了車，去作些什麼。樹人們即使不必因為睡得晚就得

起得遲，也要利用這個機會多忍一會兒；他們的腿可以自由的伸出去而不至踱在別人身上了。

不久，太陽把早霧推開，光明照遍了大地。樹人們不敢再睡，可也不好意思下車；同車的人們還並不認識他們，他們簡直不能不承認自己是「黃魚」。那個讀地圖的青年是可以幫忙他們的，不錯；可是他並沒在車上。他們很想商議個辦法，因為他們必須馬上與兵士們發生關係，纔能解決許多必須解決的問題——比如，問問這列車到底什麼時候開走，他們該到哪裏找到水喝，……但是他們打不起精神去交談，他們還沒睡足。他們心中只能懸着這些問題，似睡不睡的臥着。陽光把車中照亮，顯出特別的騷亂，他們並不敢因為騷亂而走出去，他們臥據的那一塊地方似乎非常的寶貴，難得。

正在這個時候，車外亂了起來。飛機！飛機！我們的！中華民國萬歲！不要吵！飛機！敵——機！車上的下來！敵機！一定是敵機！從東北邊來的是敵機！站台上的人們這樣喊叫，車上的人們急忙往下跑，鞋聲，喊聲，槍刀的響聲，結成一片。人們亂，可並不懂；想躲避，可是得等命令。有的嚷，有的罵，有的還開着小小的玩笑，好像是毫無紀律。可是儘管亂吵，誰也不敢私自跑出去，又分明是極有紀律。這麼亂了一會兒，車的最後邊上來了兩位長官。站台上馬上沒了聲音，而遠處空中忽忽的響聲却更清楚了。命令：離鐵道五十呎外，散開，臥倒。一聲「明白！」大家和箭頭似的跑開。車站上只剩下了兩列車，微微放着點白氣。

樹人們聽見了大家嚷，聽見了飛機的響聲，聽見了命令，全像頭上澆了一箭凉水那樣清醒了。樹人一把扯起牧乾就往跑，金山們緊跟着。跳下車，跳下站台，跑過鐵軌，越過木柵，他們有點恐懼，又覺得怪好玩，百忙中抬頭看一眼，飛機五架，穩穩的，慢而快的正往車站這邊飛。

地上的土很鬆，他們的腿使不上力量；沒跑出多遠，大家已都見了汗。在學校的時候，誰都自許為身強力壯的好漢；現在，他們看那些兵已跑出老遠，而自己的脚却費好大力量才拔出來，心中未免發軟。想不出更好的話來自解，他們都督促牧乾快跑。彷彿若是有她，他們就至少也能更快一些似的。

「撒手！」牧乾從樹人的手中奪出自己的小手來。「不用管我，你們跑你們的！」她立住了，扶着心口喘氣。

「快！」樹人決不肯放棄了她。

牧乾又勉強跑了幾步，腿一軟倒在了地上。「不用管我！」英雄主義使他們不能離開她。而大家散開以減少死在一處的危險又是理之當然；他們進退兩難，而飛機的響聲是越來越大。金山一邊走一邊說：「樹人！假若你不能抱起來她，你自己就多跑幾步！多活一個總比多死一個強！」

「跑你的！」牧乾喘着喊。

「跑！跑過那棵樹去！」易風一邊說，一邊倒在地上：「我陪着她！」拾起頭往回看了看：「這裏已離鐵道有一百多呎了！快！跑你們的！」看着樹人已跟上金山去，又喊了句：「找空地！別在樹底下，留神掃射樹木！」

樹人和金山用盡了力量，又跑了三百呎；實在無法再跑，像兩塊木頭似的倒在地上。金山剛喘過一口氣來，就往前爬了爬：「前面有道小溝！樹人！」樹人沒說什麼，隨着金山往前爬。小溝只有三尺來寬，二尺多深，他倆很快的把身子橫過去，把頭爬在土上，頭上的汗像水似的往下流。溝雖然不深，可是他們似乎感到一股熱氣；這點也許是想像的熱氣，使他們覺得安全可靠。他們可是不敢抬頭，因為一抬頭就可以看到外邊的一切

：那麼平，那麼寬，除了前面有幾十棵樹以外，什麼掩蔽也沒有！氣喘的稍微好一點了，他們都無神地聽着飛機的響聲。用手揪住幾棵堅硬的草桿，倒彷彿這東西足以安定他們的心似的。

『我們襪子全濕透了！』金山不自然的笑了笑。

『嗨！你們把胳膊墊在胸前！張開嘴！』讀地圖的青年叫聲。他就離他倆不遠。頭靠着溝邊，身子折成個元寶似的極不舒適的保持着坐的姿勢。

金山往青年那邊爬了一點：『你爲什麼不倒下？』

『我這是坐以待斃！』他極費事的笑了笑。而後回頭看了看：『來了，衝咱們這兒來了！』

樹人照着那青年所告訴的方法，把胳膊墊在了腋下。在戰爭中，他必須用小心配備着勇敢。稍微把臉側揚，他的眼已睜到兩架飛機。天是那麼晴，陽光似乎把藍空織進一層銀綫，使藍色裏閃出白光。看着這樣的藍天，本當愉快的高唱幾句或狂喊幾聲。可是，那鋼的鳥在天上，整着身，伸着鼻，極科學而準確的，以精巧而極兇惡的，極脆弱而極驕傲的，發動着死魔輪，放着死咒語；把一部分大地懸空，不敢出一聲，只有他的有規則而使人眩暈的輪聲像攝取着一切的靈魂似的在搗動。陽光在飛機的翅上，顯着特別明亮，亮得可怕。藍空隨着飛機而旋轉而震顛而慘白而無可如何的顯出空虛無聊，甚至於是近于無賴——就那麼無風無雨的任着那幾鳥施威。

『臥下！』金山告訴那地圖的愛好者。

『一二三，五架！起碼有幾十個炸彈！』青年依舊坐在那裏，張着嘴，很細心的數那些飛機。『飛行真低，連那些鐵花瓶都看見了！』

在樹人的眼角上，天和飛機都轉了灣！

『我車站呢！我這顆頭是不是一個炸彈的！』

青年這句話還沒說完，飛機的輪聲似乎忽然停斷了；空中猛然間像一羣鬼在嗚叫。這嗚聲是那麼直，那麼硬，那麼尖，好像要一直鑽到地心去；牠不僅像一種聲音，而是帶着響聲的一些怪物；鑽透了天空，還要鑽透了地心，順手兒把人的靈魂吸攝了去。牠使人不但驚懼，也使人惡心。

緊跟着，地裏像有什麼妖魔在翻身，彷彿要把人整個的翻到下面去。天地間的生機似乎完全停頓，一切都在震顛，擊撞，爆裂，響動。秋葉被狂風掃落。多少條彩閃閃的一直的自上而下落下來，或橫掃過，一眨眼，秋樹已成了光桿。隨着樹葉，天空飛動着向來不曾飛的東西，一節鐵軌驚鳥似的落下來，打倒一株白槐……。

(3)

鬼嘯與地震過去了，極快，極複雜，極粗暴的過去了。天上的機聲又有規律的嗡嗡起來。又來在樹人們的頭上，拍拍拍拍，幾陣機關槍掃射。而後，才安閒得意地昂起頭來，向東北回飛。這殘暴，這傲慢，使每個人將要發結的由憤怒而奔流，把灰黃的臉色變爲通紅。樹人的身旁落了許多槍彈，打得他滿身是血；血與汗合起來，使他感到像落在泥塘那樣的難過。擦了下臉，他似乎已忘了金山是在哪裏，而試着聲兒叫：『金山！怎樣了？』

『沒怎樣，』隨着這聲音，坐起一個灰土上的金山。

看到金山，樹人也就看到那個地圖的讀者，還在溝中橫窩着，可是雙手擋着眼睛。金山要笑，樹人的眼神攔住了他。

金山起來彈身上向上，那個青年像由夢中驚醒了似的把手急忙放下去。樹人急於去找收斂，可是被那個青年攔住。他極慢的說：

『我叫光明，你們記住！從現在起，我不想自殺了。這是戰爭，在戰

爭中，必須去殺敵，而不是自殺！看！」他指了指遠處。「看，那些弟兄們，極靈敏的跑出去，笑嘻嘻走回來。那是戰士，不白死，也不怕死。我並不鎮定，雖然我是來求死！他們，」他又指了指，「證明了我的錯誤，我以為自己是好漢，他們是此飯桶。看，他們都笑嘻嘻的，我却呆在這裏！」

「他們也怕，」樹人一邊揮土一邊說，「誰都是肉作的。心一動，臉就發白；沒法子！你沒法不發臉不變白，可是能夠因訓練與經驗而不慌，不慌就能勇敢。以咱們比他們，咱們差的太多了；他們是戰士，也是我們的老師！」他向鐵道那邊打了一眼，「兩列車和車站都完了！」

金山跳出溝來，向前望了望：「易風！牧乾！」回過頭來，「他倆也沒死！」

「聽老兵們說，」光明很費事的立了起來，絕對沒有去掉土的意向；「轟炸並不可怕，厲害還是機關槍。你說對了，只要咱們有了經驗，臉白而不哆嗦，就能不怕轟炸。」

(4)

「哎呀，我的媽！」牧乾的臉上很紅，頭髮上落着一層黃土，和幾個乾草葉。「怎麼那麼響啊？我當是地球兩半了呢！」

「要不是我拉着她，」易風告訴大家：「她一聽見頭上吱吱的叫，準保爬起來就跑！」

「一跑可就危險了！」樹人好像深知戰事的一切似的說。

「哼，」易風回來的一笑，「這才是真的試驗呢！胆子是得練出來的。咱們在學校裏，只練習喊口號，沒練過轟炸彈，教育的失敗！」

「牧乾，」金山輕輕的叫了聲，「回陰城吧，這不是女子該來的地方！」

「我承認胆小，可是我得把牠練大了！就是你陪着我回去，我也不幹！你們上哪兒，我上哪兒！」愣了一會兒，她開始整理頭髮。

「說真話吧，」樹人向大家說，「咱們怎麼辦呢？車是炸了，咱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怎麼辦呢？」

「我有辦法！」光明很負責的說：「只要你們拿我當作朋友，我就有辦法！一回避過一次轟炸，也不怎麼像老朋友似的，你們也這樣嗎？」

「我一點也不敢再驕傲了，」金山低着頭說：「我只能隨着你們去幹。炸彈能把鐵軌炸飛，可是也把人震得真誠了好多！咱們看看去？」他們一齊奔了車站去，全身似乎都有了新的力量。

「不一定是」不等於「一定不是」

容

在討論通俗文藝的文章裏，好像是有位朋友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他媽的」，並不一定就是通俗。」是同，通俗文藝不等「他媽的」文藝；而且，一句「他媽的」同通俗文藝還有，一句「他媽的」同通俗文藝恐怕還沒有吧？至少是我還沒聽說過。這且不提。爲了使寫通俗文藝的朋友們不害怕，我願意替說這話的那位朋友找補一句：「一句「他媽的」，也並不一定就不通俗。」

記昆明第一次的空襲（通訊）

希 侃

昆明，這古老的山城，在平時是被忘記的，正如古老的鄉村的老百姓一樣。

但自從變爲「後方重鎮」以來，昆明也恰如被抽的壯丁，被發見了它的質樸可愛。

當你從安南的海防登上滇越路車，走完了一天的莽莽平原，到了落日銜山的時候，一幅荆關畫本便迎面而來。越走越近，那峯巒雜樹，便筆筆逼真，使你不能不想到我們的故宮博物院所藏的荆關真蹟。天色漸漸變黑，那畫本也便如古畫的畫面一般，漸漸黝暗起來。等到全面烏黑的時候，你便到了安南的北境勞開。

第二天一早由河口入雲南境，纔是你最初認識中國偉大的一天。憑你要那一派的畫稿，這一天都可以給你；石谷，蘆葦，大癩，雲林，大小米，馬遠，夏珪，甚至小李將軍，一幅一幅地在車窗中替換着給你，這些，假令僅只是畫本，你也決不肯給別人搶去的。

阿迷州一宿，第三天便漸漸走入平原，又一個落日銜山的時候，走過了楊宗海，你就到了昆明。

在火車還沒有到站的時候，昆明就先給你一個好的印象，那蔚藍的天空中，高聳着東西寺塔的兩個塔尖，那是唐憲宗元和年間的建築，形式和長安的小雁塔完全一樣；也就是元朝鄧善城的故址所在。

下車走過金碧路，東西對峙着的「金馬」「碧雞」兩座大牌坊，又給你一個歷史的印象。由此向北，你會發現一個具體而微的「前門箭樓」，

那是改造後的大南門。進門往北，又是一座「天開雲瑞」的大牌坊。再北，到了五華山，便是吳三桂藩邸的舊址。山右一條石路，便是明永曆帝被縊死的「逼死坡」。若論漢族的興亡，這短短地一節石板路，與瓊州島的崖山，有着同樣的嚴重意義。

昆明有的是松柏樹和黃藍琉璃瓦獸脊飛甍的屋頂，登高一望，使你覺得是回到了北平。小胡同裏黃灰門樓的四合院，又使你覺得是到了濟南府。有些門樓雕刻得非常細緻，又彷彿是到了太原。

成羣的驢馬，是下江各省所沒有的；帶着點秦音的四川官話，提醒了你正在「飄泊西南大地間」。

昆明的人情物態，一般地令人感到穩重而徐徐，假使天下太平的話，昆明的寧靜正如滇池的秋水。

過慣了上海天津租界生活的人，到昆明來「逃難」，自然感到許多不舒服，這正如祇會進先施公司的人，硬要他看長城一樣。但假如敵機的空襲也會光顧到這古老的都市，這，在一般的仇恨之外，還有着更深的痛惡，那情緒恰如一鐵錘打碎了周鼎商彝。

但在敵人的軍艦占據了北海的團洲島，作了航空根據地，停了六十五架飛機，這八百公里距離，增加了昆明空防的嚴重性。在以前，有些茶坊酒肆舊式的木板樓房門口，被貼上「遇空襲時行人暫避所」的紙條，使外來的人感到一種慘痛的滑稽。其實這不足怪的，僻遠的山國，洋灰水泥和工人都是艱難的；有些機關學校，也曾挖過防空壕，但據說壕地三尺

便全是水，結果停工完事。現在，防空司令部和市政府祇有一個辦法，出布告疏散居民。

但誰肯離開呢？有錢的人搬到鄉下怕土匪，沒有錢的人根本搬不動。尤其是，大家似乎有一種信念，敵機決不來昆明。

布告出了三次，居民並不見減少，夜的正義路，反轉更顯得躑躅踟躕，每間鋪子門前，都塞滿了異言異服的顧客。

九月二十日的報上，登了一條防空司令部的新聞，說明日下午五時要試放警報；但在二十一日早晨九時，警報就響了。初次聽見這怪聲，就連警察也不免莫名其妙，當時亂敲警鐘，吩咐鋪子關門。街上秩序大亂，幾個城門擠得水洩不通。洋車夫趁火打劫，平時兩塊滇票（合國幣二角）的車價，馬上漲到五十塊（合國幣五元）。十分鐘後，大觀樓前，就停了幾十輛汽車，小西門外箋塘邊上，聚集了好幾千人，露天站着，向着天空仰望。

在霧雨迷濛中，我們的飛機升空警戒。一小時後，警報解除，郊外聚集的羣衆漸漸散了，但商店大部分未開門。下午，街上盡是搬家的，人擠馬駝，絡繹出城，實行「疏散」。

事後，知道這次敵機到貴州偵查，並未投彈，亦未入雲南境。但實際的效力，已經比司令部和市政府的布告大得多了。

二十五日早十點，街上警鐘亂敲，警察吩咐鋪戶關門，但警報汽笛並沒有響。一般人遲疑的跑到城外，又遲疑的跑回來，始終莫名其妙。事後據說這一天敵機空襲貴州的清鎮和青岩，防空司令部因其未入滇境，所以沒有發警報。但警察何以能得到消息而自動敲鐘，則始終是一個謎。

第二天，有位吳洛芷君投稿到雲南日報，對於昆明市的防空建議兩點：第一是警報發出後市民切不可密集郊外，以免掃射。第二是救護設備積

極布置，以免臨事倉皇。這話剛說了兩天，慘劇就發生了。

二十八日是個大晴天，薄薄的有些白雲，更顯得秋空的清麗。早上八點四十分，忽然警報響了，街上照例一陣大亂，幾條通城門的大街，登時擠滿了人，男的，女的，老太太，小娃，踉踉跄跄地往城外跑。有的提了包袱，有的抱着被褥，七跌八撞的擁到城門口。城裏集訓的女生，也都穿着原來土黃色的制服，從宿營地雜亂地跑出來，夾在人羣中擁擠着。灰的，藍的，黑的衣服羣中，點染着鮮明的黃制服，恰像深秋叢林中的野菊花，分外奪目。

十分鐘後，近郊的田野裏，又照例站滿了人。城內鋪戶一律上門，交通斷絕，幾條大街，除了幾個站崗的警察而外，一無所有，真靜！城外却是亂哄哄的，像起廟會一般。

這時候，緊急警報又響了，警鐘聲，我們的飛機飛翔聲。織成一片恐怖網。九點十四分，敵人的九六式重轟炸機九架，從西北方緩緩飛來。每三架一隊，成品字形，高度到地上的人可以看得清兩翼上的紅日徽。我們的高射機槍響了，裏面夾雜着高射炮的疏音；敵機的炸彈也響了，裏面夾雜着機槍的密射。

十分鐘後，甚麼聲音也沒有了。十點三十五分，警報解除，全市像一架大機器開了發動機，大小輪子一齊轉動起來。

首先被注意的是從小西門進來許多受輕傷的人，慘白的臉上，滴着滲透的血跡。再後，臥在人力車上的重傷者也進城了。最後，看見用木板抬進來快要死的人。這些，都分頭自尋醫院去了。立刻，大家發見了災區是在小西門外。

出小西門沿城牆往北，直到大西門，這一帶是建設廳第一苗圃，林木茂密，大家以為可以隱藏，便有幾百人聚集在那裏。被敵機發見了，兜頂

一顆炸彈，登時死了十幾個。沒有炸着的，嚇的一聲東西亂竄，鑽出了樹林，拍拍拍一陣機槍，又倒了幾十個。這苗圃內血肉橫飛，東一個人頭，西一條人腿，死屍橫在地上，腸子却掛在樹梢。城牆上，鮮紅的人肉貼着。叢草裏，被傷的人壓在死屍底下呻吟，母親的胸部被兩顆子彈穿通了，孩子還在喫奶。近午的秋陽，把地上的鮮血晒成紫色。

由小西門關廟向北便是慶豐街，這是掃射區。再向西去，便是潘家灣，西面是勝因寺，再靠北便是省立昆華師範學校。

潘家灣勝因寺一帶，壁倒屋塌，地下一個一個的彈坑，樹枝都炸禿了頂。死屍東一個西一個的倒着，有的丟了頭，有的斷了腿。血在田上，河堤邊，一汪一汪的淤着。

昆華師範禮堂的屋頂是炸光了，碎瓦飛了滿地，碎瓦中夾着一塊塊不成形的血肉，那是學生集訓教官中隊長劉現。另外幾個死屍橫在地上，那是西南聯大的兩位新同學，新從天津來了不及兩禮拜；另兩個是昆師的工友。

昆師實驗小學的宿舍是起了火，孩子們的小被褥是燒着了，小小的臉盆和漱口盂都穿了機關槍彈。

昆師本是學生集訓的宿營地，也有些西南聯大的教授們住着。這一天聽見警報，都避到更西的山腳下去了，所以沒有死傷。小學生也被教師早帶出，幸都安全無恙。祇有劉教官和幾位同學工友走的遲些，便作了無辜的犧牲者。

由昆師往北是長耳街鳳翥街。這兩條街也是掃射區域，房子塌了好幾棟。十分鐘的結果，周圍兩方里的地界，血跡模糊，哭聲震天。

事後，市府警察局調查的結果是：

建廉苗圃被八彈，死三十三人，傷十一人。

慶豐街機槍掃射，傷三人。

勝因寺前潘家灣被四彈，死十一人，傷三人。

昆華師範被八彈，死八人，傷二人。

長耳街被二彈。無死傷。

鳳翥街被口彈，死八人，傷七人。

共計死亡六十人，負傷二十六人。

此外輕傷自行醫治的還不在內，總計死傷當在百人以上。

據報載：敵機先在城東南郊投下十五公斤的炸彈八十餘枚，均落荒地，我方毫無損失。經我驅逐機包圍截擊，敵機倉皇圖逃，故在昆師附近亂投炸彈，以冀減輕重量。本日所投炸彈，都是十五公斤到五十公斤的小型彈，數量在百枚以上。

這是昆明歷史上空前的打擊，個個人都失了常態，他們憤怒，他們咒詛，尤其是，打破了他們所信的「昆明是遼遠的後方」的觀念。

但安慰馬上來了，防空司令部下午一時據報：有敵機一架，落於宜良之狗街，距該地三十里附近地方燒燬。該機號碼為九六二六號，並有「泰文」二字。下午二時，又據報稱：敵機一架，落於滴水上邊路南屬之紅米珠地方，機件完全燒燬，燒斃機師五人，在逃一人，當地人員正派人偵緝中。該機號碼為「台灣二〇四號」，機中有機槍三挺已壞，及未爆炸彈一枚。又據報：有敵機一架，落於路南屬之密枝柯，距村前二里許地方，落地後旋即爆炸，全部已成灰燼。機師五人燒死機內，尾部有「國報台灣九號」字樣，尚可辨認。所以上午十點三十五分防空部所得報告，只見敵機六架出境，其餘的三架，結果是被我們的空軍壯士周廷芳，黎宗彥，姚傑等打了下來。

那個在逃的敵機師，是在我機尾追的時候，在宜良路南交界的竹山北

而，乾溝村旁，被擊墜的時間降落傘逃逸的。腰部被壓傷。挨到第二天早上六七點鐘，直到白石岩村向一個農婦乞食，被農婦誘到家里，報告壯丁，登時俘獲。訊名池島，年二十七歲，日本九州熊本縣人。這俘虜第三天就被解到昆明。

據西南聯大教授殷公輔的估計，敵人的重轟炸機，被我擊落三架，以每架值國幣五十萬計算，總計為一百五十萬元。敵機師之訓練費，以每人十五萬日金計，十五人共需二百二十五萬元，這一次的空襲昆明，共計損失在三百七十五萬元以上。以消耗戰來說，我們死去的六十人，每人平均消耗他六萬二千五百元。假使不是在郊外密集的話，損失當然更輕，數字自然加大。

但我們不希望昆明人以此自慰，我們希望的是直覺的「復仇」。

然而這希望眼見得有些渺茫，空襲警報解除後，街上有的只是關閉的舖面，大批往城外搬家的人，此外一無所有。柴米菜蔬買不着，挑水的也停了工。印刷工人跑了，報館幾乎停了版。聽差老媽子一齊辭工不幹了，連省政府主席叫電話都沒有人接線。飯館子全關了，有些外來的人，平日不閉伙食，靠飯館為生，這天整整挨了一天的餓。學校紛紛往外縣或鄉村搬，汽車駁輪供不應求。兩天的工夫，全市的人口疏散出去十分之六。

賸下那十分之四沒有疏散的人怎麼辦呢？他們「黎明即起」，帶點把把就往城外跑，「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找個水邊林下的地方蹲着。青林漸老，秋稻正黃，在那朝暉初上的時候，遠望着三清閣石壁的青翠山光，近瞻着城內圓通山頂黃色的亭子，白色的唐公墓。蔚藍的天空中，點綴着幾朵朝霞，偶然有一兩隻鸚鵡從蒼翠的林間飛過，這時候你纔真認識了昆明的美。只是一樣，大家都往城外跑，公路上便絡繹不絕的是人，遠遠望去，完全是整齊的行列，數目至少有一師之衆。假使警報一

，大家往田野樹林間一跑，由空中看下去，便無疑地是陣地裏的「散開」，尤其是大多數的人揹着早傘。

這行列每天要到午後才回城散隊，各機關也祇好上午停止辦公，聯合紀念週也迫得停止舉行，上午的昆明，頓時成爲死市。

假使這「死市」下午能夠活轉來，也還不枉它死了這半日；然而下午也依舊是死的，使得「行列」回城之後，依然感到恐慌。「炸不死也要餓死渴死」的怨聲，瀰漫全市。

抗戰是長期的，不知這每天早上郊游的行列和閉門的死市是否也能夠維持同樣的長期？然而已經延續了五六天了。

這兩日報上和當局都在極力地維持市面，恢復常態，並有人建議築防空壕，以減少人民的恐怖。大概不久要着手籌備了吧？

昆明的人口是減少了，這，更增加了昆明的平靜，平靜得像滇池的秋水一般。

二十七年十月二日於昆明。

關於脫期和錯字

定期刊物之脫期，實在說不過去。不過，在這印刷困難的時期，當編輯人的有時也無可如何。好在像本刊的文字，多數都沒有嚴格的時間性，脫就脫吧，每期向讀者和作者道歉，也將不勝其道。自然，說個「對不起」，編者也並不賠本兒，因為印刷局老板已經向編者說過許多個「對不起」了。

錯字和掉字（甚至多字）也是一樣。編者固不能辭其咎，不過，爲了早幾點鐘付印，大樣兒往往只能看一遍，排版的工友也急於上版，有時不免馬虎一點兒。好在讀者對於這些錯誤都可以猜得出來，也不必每一期來一個上期刊誤。而且當編輯的從原稿看到大樣兒，出版後再讓他找錯字，那真是一件頭疼的工作。

以上的話是向讀者和作者求諒，至於作編輯和印刷的同道看了，大概會說「彼此彼此」！（容）

戰時社會科學叢書

抗戰建國綱領問答

史枚等著
實價四角

中國國民黨領導全國從事於抗戰建國之大業，並在
全國臨時代表大會中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作為全
國上下共同努力的基本方針。本書就由其中所包括
的德則、外交、軍事、政治、經濟、民運、教育等部門中，提出了
一百個問題，請專家加以明確的解答，使全國人民對這一決定抗戰
建國前途的重要國策有更清楚的認識，進而使他們自負起神聖的使
命來。本書可以作為學校、訓練班等教本或個人自修之用。

三民主義讀本



許滌新著 四角五分

三民主義是我們今日抗戰建國的最高原則，但是三民主義的內容，廣博精深，讀者對於它的真義，往往不易獲得正確的理解。本書內分五章，共七萬字，其主旨即在分析三民主義的時代背景和產生意義，闡明三民主義的要點和我們目前為實現三民主義而鬥爭的必要。文筆流利，解釋扼要，不論個人自修或作學校課本，均所適宜。

國	現	勢	讀	本
張仲實著	實價六角			
組	織	工	作	讀
廖廬謙著	實價三角			
宣	傳	技	術	讀
曹伯韓著	實價三角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抗到底半月刊

(第十七期)

編輯人 何容

發行人 王向辰

通訊處 重慶公園路青年會宿舍三〇五號

特約代售 生活書店

漢口交通路 廣州漢民北路
重慶武庫街 昆明華山南路
長沙東長路 西安馬坊街門
成都 貴陽 蘭州 香港
梧州 桂林 上海 南昌
吉安 萬縣 沅陵 金華
衡陽 麗水 餘姚 宜昌
南鄭 天水 立煌 鄭都

印刷者 華豐印刷鑄字所

◁ 價 定 ▷

每册	八分
半年	九角四分
全年	一元七角二分
國內郵費在內	

本刊已於廿七年一月奉漢口市政府字九〇六七號訓令業經呈奉湖北省政府准予轉咨內政部查核登記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錄字第五十三號